

續高僧傳卷第二

卿二

唐釋道宣撰

譯經篇二

附見八人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那連提黎

耶舍傳一萬天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那崛多

傳二僧就法者

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豆沙門

達摩笈多傳三侯君素劉拂

徐同

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傳四

知行

那連提黎耶舍此言尊稱北天竺烏場國人

正音應云鄖荼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利

帝利種此云土田主也田劫初之時先爲分地主因即號焉今所謂國王者是也舍年十七發意出家尋值名師備聞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聞諸宿老歎佛景迹或云某國有鉢某國有衣頂骨牙齒神變非一遂即起心願得瞻奉以戒初受須知律相旣滿五夏發足遊方所以天梯石臺之迹龍廟寶塔之方廣周諸國並親頂禮僅無遺逸曾竹園寺一住十年通履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人機見語舍云若能靜修應獲聖果恐汝遊涉終無所成爾日雖聞情無領悟晚來却想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窮師子歷覽聖迹仍旋舊壤乃覩烏場國主真大士焉自所經見罕傳其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親後夜五更先禮三寶香花妓樂竭誠供養

日出昇殿方覽萬機次到辰時香沐浴像宮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景將昧寫十行經與諸德僧共談法義復與羣臣量議治政暝入佛堂自奉燈燭禮拜誦讀各有恒調了其常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誠孝居懷釋種餘風胤流此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遣四遠投告六人爲伴行化雪山之北至于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入其境便遭殺害昔有聖王於其路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念前呪便蒙靈衛賊來相突對目不見循路東

指到芮芮國值突厥亂西路不通返鄉意絕乃隨流轉北至泥海之旁南距突厥七千餘里彼旣不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届於京鄴文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恒倫耶舍時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宣禮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請爲翻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勅送於寺處以上房爲建道場供窮珍妙別立廚庫以表尊崇又勅昭玄大統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門法智居士萬天懿傳語懿元鮮卑姓萬俟氏少出家師婆羅門而聰慧有志力善梵書語攻呪符術由是故名預參傳焉初翻衆經五十餘卷大興正法弘暢衆心宣帝重法殊異躬禮梵本顧羣臣曰此乃三寶洪基故宜偏敬其奉信推誠爲如此也耶舍每於宣譯之暇時陳

神呪冥救顯助立功多矣未幾授昭玄都俄  
轉爲統所獲兵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興  
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囚繫畜咸將濟  
之市鄺內所多造義井親自灑水津給衆生  
又於汲郡西山建立三寺依泉旁谷制極山  
美又收養癩疾男女別坊四事供承務令周  
給又往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行  
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問起  
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輿今降  
重法故爾內撫其心慚懼交集建德之季周  
武克齊佛教與國一時平殄耶舍外假俗服  
內襲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衆凋窶投  
厝無所儉餓溝壑者減食施之老病扶力者  
隨緣濟益雖事力匱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  
強說導無倦色負留難更歷四年有隋御寓

重隆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遇應爰降璽書請  
來弘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  
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業勅昭玄統沙  
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令對翻傳主上禮問殷  
繁供奉隆渥年雖朽邁行轉精勤曾依舍利  
弗陀羅尼具依修業夢得境界自身作佛如  
此靈祥雜沓其例非一後移住廣濟寺爲外  
國僧主存撫羈客妙得物心忽一旦告弟子  
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誠爾門  
徒佛法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慎勿空過  
言訖就枕奄爾<sup>呼</sup>化時滿百歲即開皇九年  
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先逢善相者云年  
必至百亦合登仙中壽果終其言驗矣登仙  
冥理猶難測之然其面首形偉特異常倫頂  
起肉髻聳若雲峯目正處中上下量等耳高

且長輪睡成具見人榮相未比於斯固是傳

法之碩德也法主既喪哀驚道俗紹隆之事將漸墜焉凡前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

許卷即菩薩見實月藏日藏法勝毗曇等是

也並沙門僧琛明芬給事李道寶等度語筆受昭玄統沙門曇延昭玄都沙門靈藏等二

十餘僧監護始末至五年冬勘練俱了並沙

門彥琮製序具見齊周隋三代經錄尋耶舍

遊涉四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萬瑞影靈迹勝寺高僧駛水深林山神海獸無非奉敬

並預徵降事旣廣周未遑陳叙沙門彥琮爲

之本傳具流於世時又有同國沙門毗尼多

流支此言滅喜不遠五百由旬來觀盛化開

皇二年於大興善譯象頭精舍大乘總持經

二部給事李道寶傳語沙門法纂筆受沙門

四二

五

### 彥琮製序

闍那崛多此言德志比賢豆

賢豆本音因陀羅婆陀那此云

主處謂天帝所護故也賢豆之音彼國之訛略耳身毒天竺此方之訛稱也而彼國人總言賢豆而已約之以爲五方也健陀囉國人也此云香行國焉居富留沙富邏城此云丈夫宮也刹帝利

種姓金步此云項也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爲貴姓父名跋闍邏婆羅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量長垂清範位居宰輔燮理國政崛多

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植德本早發道心適在髫亂便願出家二親深識其度不違其請

本國有寺名曰大林遂往歸投因蒙度脫其郁波第耶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謂和尚此乃于闐之訛畧也名曰嗜那耶舍此云勝名

專修宴坐妙窮定業其阿遮利耶此云傳授或云正行即所謂阿闍梨也亦近國之訛略

或云正行即所謂阿闍梨也亦近國之訛略

耳名曰闍若那跋達囉此云智賢遍通三學  
偏明律藏崛多自出家後孝敬專誠教誨積  
年指歸通觀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尚存便隨  
本師具得瞻奉時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師  
徒結志遊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

迦臂施國淹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爲法  
主益利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固  
是天險之峻極也至耽國旣初至止野曠  
民希所須飲食無人營造崛多遂捨具戒竭  
力供侍數經時艱冥靈所祐幸免災橫又經  
渴羅槃陀及于闐等國屬遭夏雨寒雪暫時  
停住旣無弘演棲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便  
至鄯州于時即西魏後元年也雖歷艱危心  
逾猛厲發蹤跋涉三載于茲十人之中過半  
亡沒所餘四人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

卽二

六

初屆長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果來心更  
登淨壇再受具足精誠從道尤甚由來稍參  
京輦漸通華語尋從本師勝名被明帝詔延  
入後園共論佛法殊禮別供充諸禁中思欲  
通法無由自展具情上啓即蒙別勅爲造四  
天王寺聽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旣非  
弘泰羈縻而已所以接先闕本傳度梵文即  
十一面觀音金仙問經等是也會譙王宇文  
儉鎮蜀復請同行於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  
住龍淵寺又翻觀音偈佛語經建德贍運像  
教不弘五衆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勅追入  
京輦重加爵祿逼從儒禮秉操鋒然守死無  
懼帝愍其貞亮哀而放歸路出甘州北由突  
厥闍黎智賢還西滅度崛多及以和尚乃爲  
突厥所留未久之間和尚遷化隻影孤寄莫

知所安賴以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斯飄寓隨方利物有齊僧寶暹道邃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迴至突厥俄屬齊亡亦投彼國因與同處講道相娛所費新經請翻名題勘舊錄目轉覺巧便有異前人暹等內誠各私慶幸獲寶遇匠德無虛行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即興暹等費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屆止京邑勅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述夏中詔曰殷之五遷恐民盡死是則域吉凶之土制短長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求固無窮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苑池沼

其號並同寺曰大興善也於此寺中傳度法本時崛多仍住北狄至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勅追延崛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即與使乎同來入國于時文帝巡幸洛陽於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頗仍未還京闕尋勅敷譯新至梵本衆部彌多或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多爲主僉以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俗故得宣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銓本便成筆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繼之爾時耶舍已亡專當元匠於大興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勅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

沙門僧休法纂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穆彥琮重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昔支曇羅什等所出大集卷軸多以三十成部及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一十二卷隋初復出日藏分一十五卷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譯分遂使支離部衆羈散開皇六年有招提寺沙門僧就合之爲六十卷就少出家專寶坊學雖加宣導恨文相未融乃例括相從附入大部至於詞旨愜當未善精窮比有大興善寺沙門洪慶者識度明達爲國監寫藏經更整改就所合者名題前後甚得理致且今見翻諸經有多是大集餘品略而會之應滿百卷若依梵本此經凡十萬偈據以隋文可三百卷崛多曾傳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

拘迦國彼王純信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般若大集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鎖鑰轉讀則開香華供養或以諸餅果誘引小王令其禮拜此國東南可二十餘里山甚巖險有深淨窟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利弗花聚二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部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減十萬偈國法相傳防衛守護又有入滅定羅漢三人窟中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山爲其淨髮此則人法住持有生之所憑賴崛多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德無厭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真宗遍學五明兼閑世論經行得道場之趣總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固其誠仁濟弘誘非關勸請勤誦佛經老而彌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詣士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王遵仰

戒範奉以爲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在甌  
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爲益極多至開皇二  
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來  
至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  
卷即佛本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

也並詳括陶冶理教圓通文明義結具流於  
世見費長房三寶錄初隋高祖又勅崛多共  
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都督天  
奴和仁及婆羅門毗舍達等於內史內省翻  
梵古書及訥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  
二百餘卷奏聞進內見唐貞觀內典錄時又  
有優婆塞姓瞿曇氏名達摩般若此言法智  
父名般若流支備詳餘傳智本中天國人流  
滯東川遂鄉華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  
齊之季爲昭玄都齊國旣平佛法同毀智因

僧職轉任俗官冊授澤州澤州郡守隋氏受  
禪梵牒即來有勅召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  
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  
成都沙門釋智鉉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日嚴  
寺沙門彥琮製序見隋代經錄

達摩笈多此言法密本南賢豆羅囉國人也  
利帝利種姓弊耶伽羅此云虎氏有第四人  
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家然以篤愛法  
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鞬擎究  
撥闍城此云耳出於究牟地謂黃色花因花  
園以得名也僧伽羅摩此云衆園舊云僧伽  
迦藍者訛略也笈多於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  
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第耶佛默  
笈多此云覺密阿遮利夜名奮擎達多此云  
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爲普照通大小乘經

論咸能誦說行賓茶夜法謂行乞食者舊名爲分衛入第耶那此云念修舊爲禪那及持訶那並訛僻也恒入此觀以爲常業笈多受具足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窺戶牖後以普照師爲吒迦國王所請從師至彼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留四年住於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舊以寺代之寺乃比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携並浪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闍提奢此云四方謂處所爲四方衆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諸大小乘國及以僧寺聞見倍多北路商人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真丹震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

綱二

十一

州之總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來心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臂施國六人爲伴仍留此國停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學遠遊之心尚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比陰商旅咸湊其境於商客所又聞支那大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風化願在利物弘經便踰山西足薄伐羅國波多叉擎國達摩悉鬚多國此諸國中並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槃陀國留停一年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人復還本邑餘有三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爲彼僧講念破論有二千偈旨明三印多破外道又爲講如實論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間論義之法又

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爲彼僧講釋前論其王篤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將一僧閒行至烏耆國在阿囉拏寺講通前論又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侶多學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侶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賈經論權置道旁越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旣不遂勞弊轉增專誦觀世音呪夜雨忽降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遂達于瓜州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慕大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獨顧單行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旨延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年冬

脚二

十二

十月也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勅令就翻經移住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寔繁所誦大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大弘微旨此乃舊學頻遣積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潔經洞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勤節高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好端居簡絕情務寡薄嗜欲息杜希求無倦誨人有踰利已曾不忤顏於賤品輕心於微類遂使未覩者傾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人之首惟存傳授所有覆蹤務存綱領煬帝定鼎東都敬重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乃下勅於洛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求鎮傳法登即下徵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供承復恒常度致使譯人不墮其緒成簡無

贊於時及隋綱云頽郊壘煙構梵本新經一  
時斯斷笈多蘊其深解遂闕陳弘始於開皇  
中歲經至大業末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  
部合三十二卷即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  
乘菩提資糧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質顯暢  
見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終于洛汭初  
卽二十三  
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卷未及練覆值僞鄭  
淪廢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  
有沙門彥琮內外通照華梵並聞預參傳譯  
偏承提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聞陳述  
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一部凡十篇本  
傳一方物二時候三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  
禮儀七飲食八服章九寶貨十盛列山河國  
邑人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圖  
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

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如所述初開皇十  
三年廣州有僧行塔懺法以皮作帖子二枚  
書爲善惡兩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吉又行自  
撰法以爲滅罪而男女合雜妄承密行青州  
居士接響同行官司檢察謂是妖異其云此  
塔懺法依占察經自撰懺法依諸經中五體  
投地如太山崩特以奏聞乃勅內史侍郎李  
元操就大興善問諸大德有沙門法經彥琮  
等對云占察經見有兩卷首題菩提登在外  
國譯文似近代所出衆藏亦有寫而傳者檢  
勘羣錄並無正名及譯人時處塔懺與衆經  
復異不可依行勅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  
侯白奉勅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叙感應  
即事亟涉弘演釋門者白字君素本相鄰人  
識敏機對揖崇臺省帝以多聞前古爰引賓

王觀國程器終于此職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論兩卷卿以文學之富鏡達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命歸於因果意在顯發儒宗助佛宣教導達羣品咸奔一趣蓋卿博識有據御二故能洞此幽求又有翻經學士涇陽劉湧撰內外旁通比較數法一卷湧學通玄素偏工數術每以前代翻度至於數法比例頗涉不同故演斯致其序略云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疎有密故尋籌之用也則兼該大術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陳何無異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大千稱爲百億言一由旬爲四十里依諸算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日彼此異音指撝之際於斯取

失故衆經算數之法與東夏相參三十變之旁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孰而辯惑既參隸經詰故即而叙之至開皇十五年文皇下勅令翻經諸僧撰衆經法式時有沙門彥琮等准的前錄結而成之一部十卷奏呈入內並見隋代費氏諸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本預綱衣周朝從廢因俗博通妙精玄理開皇之譯即預搜揚勑召入京從例修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收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御二一十五卷始於周莊之初上編甲子下錄年號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陳叙亟多條例然而瓦玉雜糅真僞難分得在通行關於甄異錄成陳奏下勅行之所在流傳最爲該當矣

釋彥琮俗緣李氏趙郡柏人人也世號衣冠

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令誦須大拏經減七千言一日便了更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于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洋溢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嶧洛山誦法華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席乃返鄉寺講無量壽經時太原王劭任趙郡佐寓居寺宇聽而仰之友敬彌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普陽且講且聽雷爾道張汾朔名布通儒尚書敬長瑜及朝秀盧思道元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榮望欽揖風猷同爲建齊講大智論親受披導歎所未聞及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爲承奉聽徒二百並是英髦帝

親臨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勑侍中高元海扶琮昇座接侍上下而神氣堅朗希世驚嗟折理開神咸遵景仰十六遭父憂猷辭名聞遊歷篇章爰逮子史頗存通閱右僕射楊休之與文林館諸賢交款情狎性愛恬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本萬言誦試兼了自爾專習律檢進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談玄籍深會帝心勅預通道觀學士時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御二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續道書號無上祕要于時預霍綸縟特蒙收採至宣帝在位每醮必累日通宵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泰頗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

情同琴瑟號爲文外玄友大象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興便爲諸賢講釋般若大定九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號開皇即位講筵四時相繼長安道俗咸萃其塵因即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沫道者萬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爲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開皇三年隨高幸道壇見畫老子化胡像大生怪異勅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勅朝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參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筵當掌言務試舉大綱末及指覈道士自述陳其矯詐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援據宰輔褒

賞其年西域經至即勅翻譯旣副生願欣至泰然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煬帝在蕃任總河北承風請謁延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佇即令住內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奉別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雅爲稱首又教住大興國寺爾後王之新詠舊叙恒令和之又遣蕭懸諸葛穎等羣賢迭往叅問談對名理宗師有歸隋秦王俊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內第叙問殷篤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長三丈執玻璃枕授云枕內是酒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莫知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設內第身量所執宛同前夢於是私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勅召入京後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頻仍時文帝御

寓盛弘三寶每設太齋皆陳懺悔帝親執香  
鑪琮爲宣導暢引國情恢張皇覽御必動容  
靖顧欣其曲盡深衷其言誠感達如此類也  
煥帝時爲晉王於京師曲池施營第林造日  
嚴寺降禮延請求使住之由是朝貴賢明數  
增臨謁披會玄旨屢發信心然而東夏所貴  
文頌爲先中天師表梵旨爲本琮乃專尋葉  
典曰誦萬言故大品法華維摩楞伽攝論十  
地等皆親傳梵書受持讀誦每日閻閱要周  
乃止仁壽初年勅令送舍利于并州時漢王  
諒於所治城隔內造寺仍置寶塔今所謂開  
義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至  
下晨時正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朗便下舍  
利瘞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間仁壽  
末年又奉勅送舍利于復州方樂寺今名龍

<sup>十一</sup>  
<sup>十二</sup>  
<sup>十三</sup>  
蓋寺也本基荒毀南齊初立周廢頽滅纔有  
餘址而處所顯敞堪置靈塔令人治前忽覺  
頭上痒悶因檢髮中獲舍利一粒形如黍米  
光色鮮發兩斧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不損  
頻更椎打光色逾盛掘深七尺又獲塼藏銅  
銀諸舍利泥宛然但見清水滿合其底蹤迹  
似有舍利尋覓不見方知髮中所獲乃是銀  
合所盛未又覓石造函遍求不獲乃於竟陵  
縣界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爲玉五色光  
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衆色像引石  
向塔又感一鵝飛至函所自然馴狎隨石去  
住初無相離雖見同羣了無顧眄遂去還來  
首尾十日恒在與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即鳴  
叫飛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繞旋  
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鼈並舉頭出水

北望舍利琮便爲說法竟日方隱又感塔所  
井水十五日間自然涌溢埋後乃止四月八  
日雲滿上空正午將下收雲並盡惟餘塔上  
團圓如蓋五色間錯映發日輪至藏舍利其  
雲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狀奏聞帝大悅錄爲  
別記藏諸祕閣碑二仁壽二年下勅更令撰衆經十九

目錄乃分爲五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僞隨  
卷有位帝世盛行尋又下勅令撰西域傳素  
所諳練周鏡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徵舉故京  
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  
事如後傳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  
祥瑞錄勅又令琮翻隋爲梵合成十卷賜諸  
西域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關心文章騰翥京  
輦推崇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講解大智釋論  
等並爲之序引又著沙門名義論別集五卷  
並詞理清簡後學師欽大業二年東都新治  
與諸沙門詣闕朝賀特被召入內禁敘故累  
宵談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爲時主見知如此  
因即下勅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館以處之  
供給事隆倍逾關輔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  
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  
書多梨樹葉有勅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叙  
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爲五卷分爲七例所謂  
經律贊論方字雜書七也必用隋言以譯之  
則成二千二百餘卷勅又令裴矩共琮修續  
天竺記文義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  
二十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備于經首素  
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于館春秋五十有四  
即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緣哀悼歸  
葬栢人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

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  
迴身引頸向門視日齋時已至吾其終矣索  
水盥手焚香迎彌勒盡像合掌諦觀開目閉  
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奄爾而終持續屬之  
方知已絕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  
恪松梓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最最亦風  
采標映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澹然獨靜  
雖經物忤曾無言及抑道從俗勑附文館屢  
逢光價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  
講誦相沿初未休舍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  
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  
又歷觀諸獄備覩同講名僧五苦加之具言  
其狀爲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  
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勑琮  
錄出賜諸道俗永爲警識自爾專思罪累屏

絕人事息意言筌行方等餓供給貧病晚以  
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萬言七日一遍用  
爲常業然琮久參傳譯妙體梵文此上羣師  
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詰訓罕得相符乃著辯  
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詞曰彌天釋道安每  
稱譯胡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  
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  
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  
胡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  
嫌其繁而令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  
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五  
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  
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  
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  
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

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爲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衆儀則僧寶彌盛世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典之難易銓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於天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亦似闡明舊喚彼方總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唯真聖之苗根既

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即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僞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爲梵學知非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城譯經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無墜久之流變稍疑虧動競逐澆波渺能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恒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且發蒙草創服膺章簡卿二同鸚鵡之言放鄭鄼之步經營一字爲力至辛二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謨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無滯天地業似山丘志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規

以內執人我外慚諮問枉令祕術曠隔神州  
靜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  
吳士行佛念之儕智嚴寶雲之末纔去俗衣  
尋教梵字亦霑僧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  
語充布闇浮三轉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  
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  
根恒淨心鏡彌朗藉此聞思永爲種性安之  
所述大啓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更憑正  
文助光遺迹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  
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呪功七  
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疎其相廣文如論  
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故本難  
繼者也羅叉支越斲鑿之巧者也竊以得本  
關質斲巧由文舊以爲鑿今固非審握管之  
暇試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叅聖慧解深發

功業弘啓創發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  
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尠會以斯譯彼仍  
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書漸播真宗  
稍演其所宣出竊謂分曉聊因此言輒銓古  
譯漢縱守本猶敢遙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  
或繁或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  
宋尚於談說爭壞其淳秦涼重於文才尤從  
其質非無四五高德緝之以道八大經錄  
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  
憲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  
末僧鬢惟對面之物乃作華鬢安禪本合掌  
之名例爲禪定如斯等類固亦衆矣留支洛  
邑義少加新真諦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  
獨斷則微言罕革筆人叅制則餘辭必混意  
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

請勿嫌煩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等親承妙  
吼聽猶有別諍論起迷豫炳涅槃之記部黨  
興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邊之義佛亦許可  
而兩間之道比丘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  
初損千聖同志九旬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  
誠水鵠之頌俄舛昔經一聖纔亡法門即滅  
千年已遠人心轉僞既乏瀉水之聞復寡懸  
河之說欲求冥會詎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  
猶紕繆世人今語傳尚參差況凡聖殊倫東  
西隔域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慇勤於三復  
靡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  
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  
未可加也經不容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  
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  
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

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乘  
不苦閼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  
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  
專執其備五也耽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  
銜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開正譯不墜彼學  
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  
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  
靡絕若復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  
遇良林雖往者而難儔庶來者而能繼法橋  
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鎧之徒不迥隆於魏室  
護顯之輩豈偏盛于晉朝或曰一音遙說四  
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自白馬  
則語逐洛陽發序赤鳥則言隨建業未應強  
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本  
即依真僞篤信案常無改世稱仰述誠在一

心非闕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旁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雖未該穹壤理絕名相彌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迥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令懸解定知難會經旨御二  
二十五

若圓雅懷應合直餐梵響何待譯言本尚虧圓譯豈純實等非圓實不無疎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德堪弘要道泥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覺奚假落髮剪鬚苦違俗訓持衣捧鉢頓改世儀坐受僧號詳謂是理逞學梵章寧容非法崇佛爲主羞討佛字之源紹釋爲宗恥尋釋語之趣空覩經業弗興敬仰忽見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像運將窮斯法

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文多不載琮師尚書論不叙丘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語論鬼神錄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錄等並賦詞弘贍精理通顯初所著通極者破世術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宗佛理爲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宣真孔教弘俗論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非儒攝言通學者勸引儒流遍師孔釋令知內外備識俗真言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登聖越凡不因善友無人達也門人行矩者即琮兄子爲立行記流之于世矩少隨琮學諮詢葉經東西兩館並參翻譯爲性頗屬文翰通覽墳索夙爲左僕射房玄齡所知深見禮厚貞觀初奏勅追入旣達京室將事翻傳遂疾

而終不果開演鄉族流動接極趙州所譯衆  
經具有餘錄

續高僧傳卷第二

御二

二十六

音釋

昧 徒結切 茄 而 銳 萬俟 萬音木俟者其  
也 剔 瞳也 直 巨隕切 厥 倉故切 壘 想里切 王  
甚 痘 嵩古亂行不進 聰 置也 壘 者印也 煙 悉協切  
少 息 墓於計名也 爲 破齒也 善 時戰 燭 和也  
也 切 痘山名也 紹 破也 羅 力加鞬居言  
邯 鄄 耷也 紹五脚也 紹 沙漠也 跛 跛許規切  
鄆 鄄 戶于切 忤五故切 煙 日訥稅切 跛 跛離切  
鄆 鄄 地鄭名都 寒 剔也 煙 餘水也 跛 跛離切  
鄆 鄄 斷竹芟祭角告 煙 亮 懈 跛 跛離切

也切研